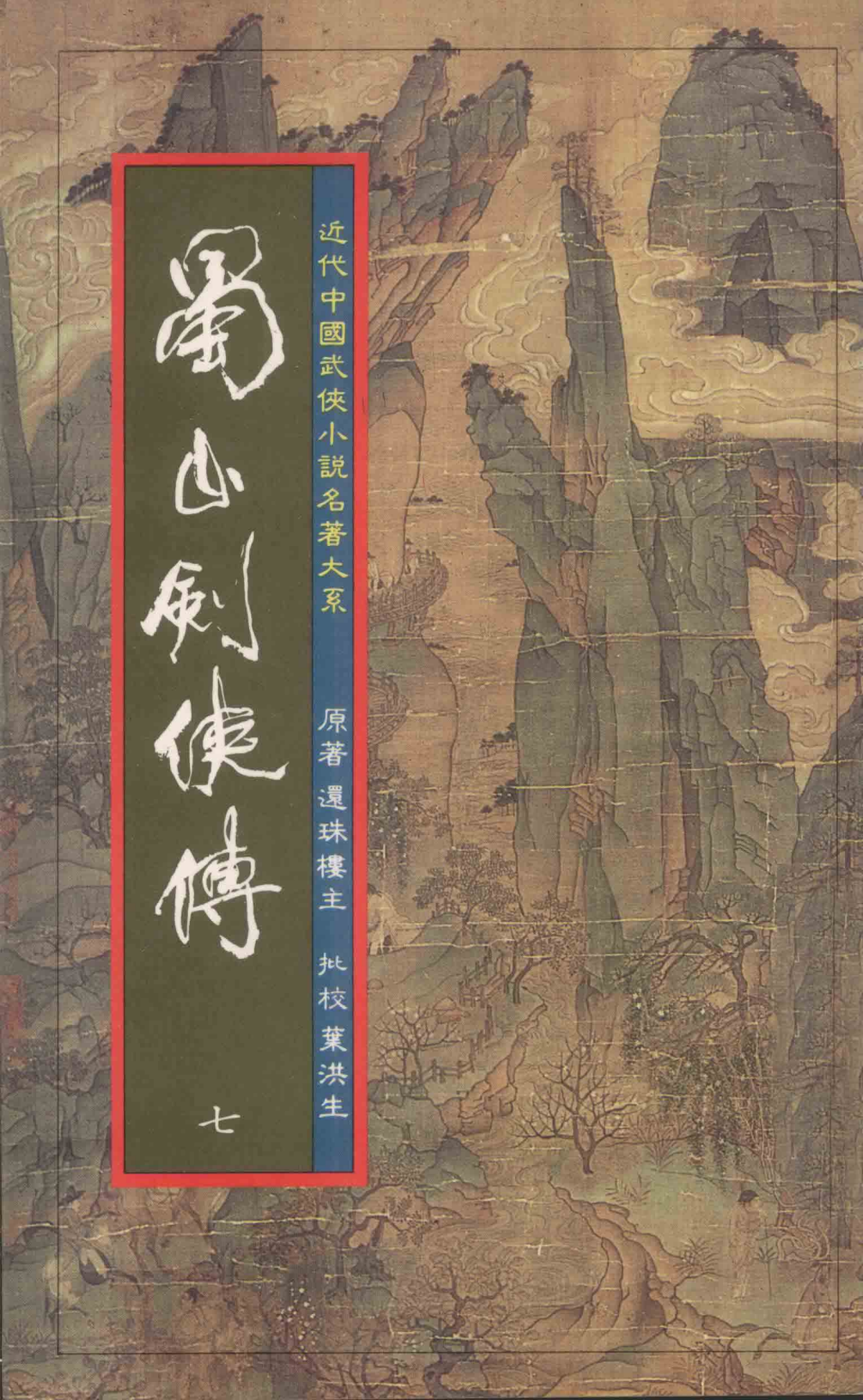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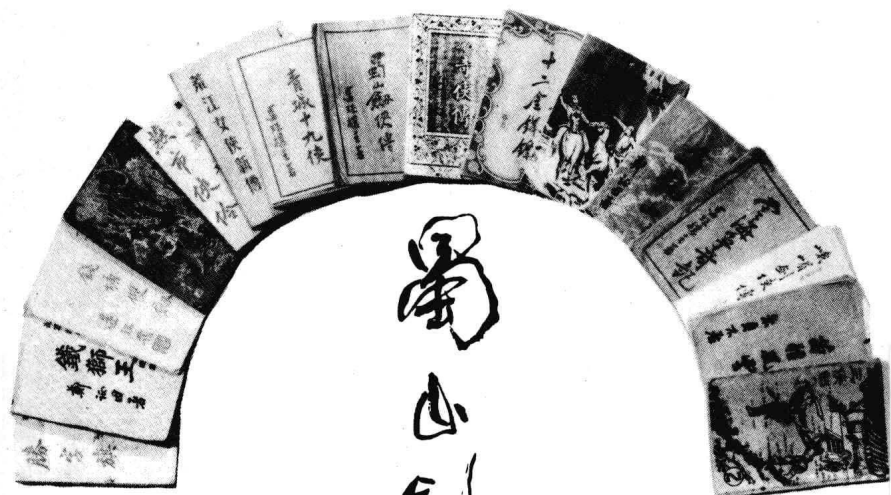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原著 還珠樓主
批校 葉洪生

蜀山劍俠傳

七

近代中國武俠
小說名著大系



蜀山劍俠傳

七

原著 還珠樓主
批校 葉洪生

73 · 12 · 0724

· 8404311 ·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蜀山劍俠傳 第七冊

著者 還珠樓主

批校者 葉洪生

發行人 王必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

電話：七六二七四二九

郵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
保有版權·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定價：全二十六冊新台幣三二二〇元

第一一二回

萬蹄揚塵 鐵羽紅裳驅獸陣
孤身犯險 靈藥異寶返仙魂

話說金蟬問明發見那寶光的時日，拍手笑道：「恭喜師兄，這寶劍定是峨嵋凝碧崖，青井穴七口飛劍當中的元龜劍；而且這劍，終也歸你所得無疑了。」

人英忙問何故？金蟬便將青井穴封鎖，被靈猿無心汙穢；又該是七修劍出世之時，比時眾人俱在青螺未歸，被它遁走了一口，後來問起芷仙，所說劍光，與人英所說相似；以及妙一夫人柬帖之言，一一說出。

笑和尚道：「若論那七修劍中的青蛇劍，收時頗為容易。後來我和大師姊入穴，去收其餘五口，卻是那般繁雜。祇不知道這口如何？要和那五口一樣，我們三人，不定能不能收呢？且不管他，這劍原為三次峨嵋破妖人五毒之用，不能缺少。既經發現，關係重大，現在就去找吧？」說罷，仍由人英領路，把全洞極隱祕之處，一齊又找了一遍，然後再互相分頭搜尋。

別人不說，如有寶光，須瞞不過金蟬慧眼，結果仍是一無所獲。既知是七修劍中之一，三人那肯死心？直找到第二日清早，恐怕人英等要來，彼此相左，才廢然停手，一同出洞。由笑

倒敘前情。

和尚與嚴人英，在澗前守候；著金蟬順她二人來路，飛身迎上前去。

到巳末午初，果然英瓊同了輕雲，並駕神鵬，摩空穿雲而來。金蟬早在空中等候，連忙上前招呼。彼此都不及談話，由金蟬領導，到了洞前，停鵬下地，任神鵬自行飛去。見著笑和尚與人英，大家敘禮之後，一同入內落坐。

金蟬想起袁星，不由沖口問道：「小師妹，妳不是將袁星也帶來了麼？牠呢？」英瓊說道：「再也休提，連我都幾乎吃了大虧，牠至今死活還不能一定呢！」輕雲笑道：「你兩個說話，總是這般性急，像這般沒頭沒尾的問答，別人怎會清楚？蟬弟，你祇靜聽，由她從頭說吧！」說時，無意中與人英目光相對。二人都覺心中似有什麼感覺，彼此都把臉一歪，避將過去。這裡英瓊也將救余英男，涉險盜玉之事說出。

原來英瓊那日讀羅妙一夫人飛劍傳書，允許她獨往莽蒼山救回英男，為友血誠，早已關心；又加入門未久，師尊竟許以這般重任，不由喜出望外。急匆匆辭別了凝碧諸同門，獨自帶了一鵬一猿，星馳電掣般，直往莽蒼山趕去。

英瓊自到峨嵋，一向隨著眾同門，在凝碧崖修煉，從未單身騎鵬長行。上次與若蘭騎鵬同飛青螺，去時興高彩烈，互相談笑，並未留神下面景致。兩次中毒大敗，鍛羽而歸，又是紫玲用彌塵旛護送，迷惘中，更談不到觀賞。想起前情，時常氣悶。難得有這種機會，又在連日功行精進之餘，大可一試身手，心中好不痛快！

身在鵬背上，穿雲御風，憑臨下界。行經之處，俱是崇山大川。一些重岡連嶺，宛如波濤

妙手捉雲。
即蓬島飛仙
亦將自嘆不
如。

起伏，直往身後飛也似的退去。有時穿入雲層，身外密雲被鵬翼撞破，飄飄氤氳，滾滾飛揚，成團成絮，隨手可捉。偶然遊戲，手握輕虛，玉纖展處，似有痕縷；轉眼又復化去，祇餘涼潤。及至飛出雲外，翱翔青冥，晴輝麗空，一碧無際。城郭山川，悉在眼底；蟻垤勾流，彷彿相似。頓覺神與天會，胸襟壯闊，迎著劈面天風，越飛越高興。嬌叱一聲：「佛奴帶了袁星前走，看我追你。」一言甫畢，早已超出鵬背，身劍合一，紫虹貫日，疾如星飛。

神鵬見主人高興，益發賣弄精神，倏而束攏雙翼，彈丸脫手，往下墜落。離地數十丈，倏又振羽高騫，破空直上。一路閃展騰挪，鳳舞龍翔，往前疾飛。英瓊秉著峨嵋真傳紫郢名劍，也祇能追個平手。祇苦了袁星，用兩條長臂，緊抱神鵬翅根，不住口怪叫：「主人快些上來，袁星要跌死了！」

英瓊明知神鵬故使促狹，不由又好氣，又好笑。後來實見神鵬翻騰震動，太過激烈，袁星嚇得連眼都不敢睜開，於心不忍，罵得一聲：「蠢東西，胆子這小！」一言未了，收劍光重上鵬背。

神鵬見主人上騎，闊翼展處，又復平如順水行舟。祇見腳下山川，倒著飛退；鐵羽凌風，僅剩鵬頂柔毛微微顫動，穩速非凡。袁星才止了喘息，英瓊還儘自說牠沒有勇氣，將來怎能和人交手？袁星那敢還言；祇拿眼偷覷前面，忽對英瓊道：「前面莽蒼山到了。」

神鵬聞言，回望英瓊，英瓊便照東上所指道路，吩咐：「先莫驚動妖人，快往山陰飛去！」神鵬點了點頭，又往上升高了有百十丈，照舊飛行。袁星見主人沒有了愠意，才敢恣意說話，

不住口指給英瓊：何處是昔日舊遊所經；前面不遠，便是那斬妖所在。

飛行迅速，談笑中不覺飛過莽蒼山陽，漸及山陰。忽聽尖厲之聲起自山後，恍如萬竅呼號，狂濤澎湃。隱隱看見前面愁雲漠漠，慘霧霏霏；時覺尖風刺耳，寒氣侵入。英瓊駕著神鵬，便往陰雲之中飛去，憑著自己與神鵬兩隻神目，仔細尋找那寒晶洞坐落。

在陰雲中飛行了一會，忽聽神鵬長嘯一聲，倏地左翼微偏，一個轉側，斜飛上去。英瓊情知有異，連忙定睛下視，祇見下面愁雲籠罩中，隱隱現出一座懸崖。崖根凹處，旋起一陣陰風；風中一片片黑氣，似開了鍋的沸水一般，骨朵朵湧沫噴潮，正往鵬腳下冒起。

神鵬想是知道厲害，剛將身側避過，那旋風已捲起萬千片黑影，沖霄而上。飛起半空，微微一激盪，便發出一種極尖銳淒厲的怪聲。倏地分散，化成千百股風柱，分捲起滿天黑點，往四面分散開去。

英瓊在鵬背上，微微被風中黑點，掃了一片在臉上，覺得奇冷刺骨，機伶伶打了個寒顫。取下一看，色如墨晶，形同花瓣，薄比蟬翼，似雪非雪。雖然觸手消融，微覺冰痛麻木。情知束上黑霜，定是此物。再看神鵬、袁星均各自著了幾點。袁星固是喊冷不置，連那神鵬也不住抖翎長鳴，片刻方止，不由暗自心驚。

翌時，怪聲漸遠，風勢漸小，下面景物，略可辨認。才看出那巖背倚山陰，色黑如漆，窮幽極暗，寸草不生。巖根有一百十丈方圓的深洞，滾滾翻翻，直冒黑氣。彷彿巨物獅蹲，怪獸負嵎，闊吻怒張，欲吞天日；形勢險惡，令人目眩。正要下去看個詳細，忽聽巨洞中怪聲又起。

神鵬早有防備，不等旋風黑霜從穴中捲起，先自沖霄直上。這次飛得較高，祇見鵬足下，千百根風柱中，墨晝翻騰，飛花四濺；怪聲囂號，萬壑齊吼。比先前聲勢還要來得駭人！

英瓊雖在風的上面，有時鵬翼被風頭掃著一下，竟覺鐵羽鋼翎，都有些排馭不住。知道厲害，第二次旋風吹散，重又沖霾下視。才及穴口，三次旋風又起。似這樣循環上下，飛行了十來次，以英瓊、神鵬的本領，實無法在下面落腳，休說再想入穴救人。

英瓊好不著急，神鵬被狂風激盪了一陣，倒不怎樣，袁星已有些禁受不住。因為適才在鵬背上，被英瓊數說過幾句，不敢現出畏難之色；雖在強自支持，上下牙齒卻不住在那裡打戰。英瓊暗想：「這也難怪，牠不過是一個畜類，通靈未久，怎比神鵬受過真傳，道行深厚？東上原說趁寒風出穴之際，才能入穴救人，看風勢一次比一次激烈，想必還早，何不領神鵬去尋找牠的子孫，和那些馬熊下落？以備再來盜玉之用。」想到這裡，便將心意對神鵬、袁星說了。又吩咐謹慎小心，休要惹事洩氣。袁星聞言，正是求之不得，騎著神鵬，領命自去，不提。

英瓊率性飛身上空靜候，直等到正午時分，風勢才漸漸減小。救人心急，不顧寒冷，決計用彌塵幡和劍光護體，冒險沖入。主意打定，恰好旋風黑霜漸漸停歇，祇穴口還有黑氣，似澗中山泉，微微起伏翻滾。英瓊先不使彌塵幡，身與劍合成一道紫虹，從天下注，直往洞內穿去。

飛臨洞口，覺著那洞口黑氣，竟似千萬斤阻力，攔住去路。畢竟紫郢劍不比尋常，被英瓊嬌叱一聲，運用玄功，沖破千層黑晝氛圍。人洞一看，紫光影裡照見洞口內，祇有不到五六尺寬的石地。日受霜虐風殘，滿洞石頭都似水蝕蟲穿，確錯巉削，紛如刀齒。

情重故人，
具見英瓊之
至性。

過去這數尺地面，便是一個廣有百尋的無底深穴，黑氣冥冥，奇寒凜烈，森人毛髮。這還是寒涼業已出淨之時，連英瓊這般身具仙根仙骨，多服靈藥靈丹，已有半仙之體，都覺禁受不住。不敢怠慢，便將彌塵幡展開護身，再看英男那有踪跡？心想：「東上原說她被妖道所算，入穴便倒；如今不見在此，萬一陷入無底深穴之內，怎生下去尋找？」

正在傷心焦急，忽聽穴底隱隱又起異聲，洞外怪嘯也彷彿由遠而近，遙相應合。英瓊暗喊：「不好！倘如狂飈歸洞，與霜霾出穴，兩下來攻；萬一這幡不能支持，豈不連自己也葬身穴內？」又因東上指定今日，時機稍縱即逝。想起英男，不忍就去，徘徊瞻顧，好不驚惶失措。口中連喊英男，毫無應聲；反覺穴底風吼雷鳴，越來越緊。紫光影裡，眼看穴內黑氣越聚越濃，冷得渾身直打抖戰，危機轉瞬將臨。心想：「今日不將英男救出，休說對不起死者，屢次出山失敗，有何面目去見凝碧同門？」不由把心一橫，咬緊銀牙，準備駕劍光，犯著奇險，到穴底探看一番。

身臨穴口，還未下入，倏見一絲黃光在洞壁上閃了一閃。回身一看，洞口黑氣聚處，隱隱見有一道黃光退去。猛一眼瞥見洞口左近地面上，似有一個四、五尺長短的東西隆起，通體俱被黑霜遮沒；祇一頭微微露出一塊白色。定睛一看，不由心中大喜，如獲至寶，飛上前去，抱了起來。立覺透體冰寒，身體麻木。同時穴內異聲大作，黑氣已自沖起。知道危機一髮，不敢絲毫怠慢，也不暇再顧身上寒冷，戰兢兢捨死忘生，駕起劍光，從洞口千層黑氣中，破空飛起。身才離地，不過數十丈高下，忽見一道黃光直從對面飛來。英瓊懷中抱著一人，渾身冷戰，

正愁無法抵禦，忽然又見一團黑影，翩然下投。英瓊仗著紫郢劍剛剛讓開，耳聽一聲慘呼，兩道光華同時閃處，那黃光如隕星墜流，落下地去。回頭一看，那團黑影正是神鵲；上面袁星舞著兩口長劍，發出兩道光華，已將敵人擊落。

英瓊因為救人要緊，自己雖有旛劍護身，仍恐失閃，忙喊：「你們快來！」神鵲聞聲回飛，英瓊在彩雲擁護之中，命往山陽飛去。行未片刻，後面狂飈大作，黑雲遮天，又是將才陰慘氣象。不一會，飛過山陰，尋了一個有陽光之處落下。一看自己週身，業已溼透；再看懷中英男，全身僵直，玄冰數寸，包沒全身，祇微微露出一些口鼻。不由一陣心酸，流下淚來。

她急於想將英男身上堅冰化去，看看胸前是否還溫？所幸山陰山陽，一冷一熱，宛如隔世；又值盛夏期中，陽光下不消片時，玄冰化淨，現出英男全身。面容如生，祇是顏色青白，雙目緊閉；上下牙關緊咬，通體僵直。解開溼衣一摸，果然前胸方寸，雖不溫熱，卻也不似別處觸手冰涼，知還有救。先將身帶靈丹，強撬開口，塞了進去。問起袁星，知牠子孫和馬熊俱受妖屍之害，現藏在兩處幽巖夾層之內。

英瓊專注英男，不願將袁星帶來帶去，便命牠暫留莽蒼山，等自己救人回來，一同去盜溫玉。匆匆抱起英男，上了鵬背，直往峨嵋飛回。到了凝碧崖落下，靈雲等見將英男救回，甚是心喜，連忙接入洞內。這時英男服了丹藥，一路上受了和風暖日，自腹以上，已不似先時寒冷；祇四肢手足，還是冰涼。

靈雲對英瓊道：「不料瓊妹竟如此神速，將人救回，真是可喜！據我觀察，必有更生之望。」

不過她在玄晶洞多受風霜之厄，已然凍得周身麻木，失去知覺；此時將她救轉，四肢精血，俱已成冰，必然痛苦非凡。還是由瓊妹急速去將溫玉盜來，方可施救。適才飛雷洞趙師弟來說，妳走後不久，便發現妖人痕跡，著我留意。事不宜遲，快去快回吧！」

英瓊聞言，急匆匆換了溼衣，又向靈雲要了幾粒丹藥，帶在身旁備用。見英男秀目緊閉，仍未醒轉；抱著滿腹熱望，二次別了眾人，駕起神鵰，直往莽蒼山飛去。飛到山麓，業已深夜，空山寂寂，四無人聲。英瓊在鵰背上，借著星月光輝，憑虛下視。四外都是靜蕩蕩的，除泉鳴樹響外，什麼動靜都沒有。暗想：「適才急於救回英男，沒顧得細問袁星，那些馬熊、猩猩藏在什麼地方？妖尸巢穴是否昔日洞府？」正想之間，已然飛到日裡救人所在。

按下神鵰，喊了幾聲袁星；神鵰連作長鳴，俱都不見回應。暗罵：「蠢東西！日裡雖不曾明白吩咐，難道就不知我回來？」等到原處，先在附近隱僻處找了一遍，仍未找著。二次上了鵰背，憑著神鵰一雙神目，仔細搜查，那有些微踪跡？觀看星色，已離天明不遠，一賭氣，命神鵰重又降下。惟恐離開，袁星尋找不見，祇得仍在原處候至天明，再作計較。

神鵰放下英瓊，便自飛走，祇剩英瓊一人，獨坐巖石旁邊。正在調息凝神之際，忽聽遠遠風吹樹梢，簌簌作響，聲音由遠而近。祇顧盤算盜溫玉之事，當時聽了，並未在意。一會工夫，忽覺一股冷氣吹到臉上，登時不由機伶伶打了個冷戰，毛髮根根欲豎。眼睛一看，離身三尺以外，站定一個白東西。形如芻靈，長有丈許，似人非人；周身俱是白氣籠罩，冷霧森森，寒氣襲人，正緩緩往自己身前走來。

這黑夜空山之中，看了這種奇形怪狀的東西，英瓊雖然是一身本領，乍見之下，也不免嚇了一跳。及至定睛注視，才看出那東西一張臉白如死灰，眉眼口鼻一派模糊，望著自己，直噴冷氣。行起路來，祇見身子緩緩前移，不見走動。英瓊猜是深山鬼魅之類，估量牠未必有多大能為；一面暗中準備，且不下手，看看牠玩些什麼花樣？見牠前進一步，自己也往後退下一步。那東西也不急進，仍是跟定英瓊，緩緩往前移動。

似這樣一進一退，約有二十多步。英瓊猛想起：「袁星平素極為靈敏，怎會今日不在此地相候，莫不是中了妖物暗算？不過袁星身佩雙劍，不比尋常，似這般蠢物，豈有不能抵禦之理？又覺不像。」想到這裡，忽然頓後又是一股涼氣吹來，回頭一看，也是一個白東西，與先前所見一般無二。正在自己身後，相離不到二尺，兩下一伸手，便可將自己抱住。怪不得先前一個，並不著急，祇是緩緩跟隨，原來是想將自己逼到一處，兩下來攻。暗罵：「大膽妖物！你也不知我的厲害，竟敢暗算於我！」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！那兩個白東西，倏地身上鏗鏘響了兩下，風起雲湧般圍了上來。英瓊早已防備，腳點處，先自將身縱開，正待將身旁飛劍放起，忽見那兩個白東西竟自扭結一團，滾將起來。祇覺冷氣侵人，飛砂走石；合抱粗樹，被牠一碰就折，力量倒也著實驚人。有時滾離英瓊身旁不遠，竟好似不曾看見一般，仍自扭結不開。

英瓊好奇，便停了手，靜作旁觀。心中好生奇怪，祇不解這什麼來歷用意；眼看東方已見曙色，這兩個白東西是滾作一團，不分勝負。英瓊不耐再看，手指處，紫郢劍化成一道紫虹，

直往那兩個白東西飛去。紫光影裡，祇見一團白影一晃，踪跡不見，竟未看出是怎麼走的？

天光大亮，神鵬尚未飛回。先以為神鵬昨日原和袁星一路，去尋猩猩，必見袁星不在，前去找。及至等了一會，鵬、猿兩無踪跡，未免著急起來；將身飛起空中，四外瞭望。這時朝陽正漸漸升起，遠山凝紫，近嶺含青，晴空萬里，上下清明。惟獨北面山背後，有數十丈方圓，灰氣沈沈，彷彿下霧一般，氛圍中隱隱似有光影閃動。

英瓊年來功行精進，已能辨別出一些朕兆。情知袁星失蹤，昨晚又看見那兩個白色怪物，神鵬一去不歸，吉凶難測。附近一帶，縱非妖人窟穴，也非善地。那團灰霧，說不定便是妖人在弄玄虛。想到這裡，便往那有霧之處飛去。飛過北面山巖，往下一看，不由大吃一驚。原來下面是一個極隱祕的幽谷，由上到下，何止千尋。四圍古木森森，遮蔽天日。那霧遠望上面，還不甚濃；這時身臨切近，簡直是百十條尺許寬，數十丈長的黑氣，在那裡盤繞飛舞。

隱隱看見袁星騎在鵬背上，舞動兩道劍光，在那裡左衝右突。神鵬飛到那裡，黑氣也拋到那裡；交織成一面黑網，將神鵬、袁星罩住。袁星兩道劍光，有時雖然將黑氣揮斷，無奈那黑氣竟似活的一般，隨散隨聚。剛被劍光沖散，重又凝成一條條黑色匹練，當頭罩到，休想脫出重圍。

英瓊見鵬、猿正在危急，心中大怒。不問青紅皂白，也未看清對面妖人存身之所，嬌叱一聲：「袁星休急，我來救你！」一言未了，連人帶劍，直往黑氣叢中穿去。果然長眉真人煉魔之寶，不比尋常，一道紫色匹練，往黑氣影裡略一迴翔；便聽一陣鬼聲啾啾，漫天黑氣，都化

作陰雲四散。英瓊心中大喜，精神勇氣為之一振。

袁星在鵬背上殺了半夜，已殺得力盡精疲，神昏顛倒。祇顧舞那兩道劍光，竟未看見主人到來，妖法已破，仍不停手。還是神鵬看見主人從空飛降，不住昂首長鳴，才將牠驚覺。同時英瓊也飛身上了鵬背，忙問妖人何在？袁星氣喘吁吁的答道：「是兩個鬼小孩，就在那旁巖石上面。」

英瓊手指劍光，護著全體，從袁星手指處一看，半巖腰上有一塊突出險峻崖石，石上放著一個葫蘆，餘外什麼都沒有。不敢大意，先將劍光飛過去，祇一繞間，葫蘆破裂粉碎。近前觀查，並無什麼奇異之處。情知袁星適才祇顧迎敵，神智不清。又問神鵬可知妖人去處？神鵬也搖頭表示不知。英瓊無法，默忖：「妖人知難而退，必在暗處弄鬼。自己現在明處，不可大意，還是暫時離去，問明了袁星經過，同妖窟所在再說。」

正要命神鵬飛走，袁星忙道：「主人慢走，牠們俱在下面巖洞中呢，我們走了，一個也休想活路。求主人開恩，救救命吧！」說罷，張口朝下面長嘯了兩聲，不多一會，祇聽下面一陣砰訇崩騰之聲，震動山谷。塵土飛揚中，先高高矮矮，縱出二三百大小猩猩；後面跟隨著四五百條馬熊。一個個朝著上面英瓊，伏膝哀鳴，甚是依戀淒楚。英瓊想起前情，頗為感動，便問袁星道：「昔日莽蒼山那猩猩、馬熊俱盡於此麼？」

袁星眼淚汪汪答道：「牠們都被妖怪害了，剩的就祇這些。昨日袁星在兩處夾崖層裡，將牠們找著。聽說主人前來，又可代牠們斬妖除害，歡喜非凡。不料昨日，以為主人走了再回來，

還得好久時候，又去和牠們團聚。大意了一些，被妖人手下兩個鬼小孩看見，跟在袁星後面，引鬼入室來捉牠們。袁星和他打了半天，被他用妖法全數趕到下面巖洞之內；祇袁星仗著兩口寶劍，雖吃他困住，他卻沒法近前。到了半夜，又被內中一個鬼小孩，捉去十八條馬熊，和袁星的子孫，想必難免一死了。他雖捉袁星不住，可是有那黑氣罩住，一刻也不能停手；祇要被黑氣挨上一點，立刻便倒。

「正在危急時候，遠遠聽見鬼叫。鬼小孩一聽，連忙收了黑氣，將洞封住就走了。袁星和牠們合力去推，也未推開，祇得拚命叫喊。祇盼主人聽見，趕來搭救。忽然洞口響了一下，聽見鋼羽在外叫喚，洞口石頭，也被牠抓開。封洞的石頭並不大，不知先前怎會推它不開？牠們初見鋼羽都害怕，不敢上前。正想說明，喚牠們逃命，那兩個鬼小孩業已飛了回來；未容鋼羽飛起，先放出一條條的黑氣。鋼羽說主人已來，那黑氣是生魂煉成的妖法，他也怕纏上走不脫。幸而這兩口劍不怕邪汗，叫袁星快用劍光護著全身，祇要主人一來，便不妨事。

「那黑氣真是厲害，看似空的，劍斫上去，雖能將它斫散，卻是非常費力。剛剛斫散，又合攏成條；急得袁星一面拚命抵敵，一面高喊主人快來。後來鋼羽說，聲音被黑氣罩住，外面聽不見，除了主人自己尋來。祇有到危急之時，牠拚著再轉一劫，用牠自己頂上煉的金丹，將它燒化飛去了。後來袁星實在支持不住，催牠快燒；牠又捨不得，說主人定會尋來，實在危急再說。眼看氣力用盡，主人就尋來了。」

英瓊自經青螺兩次大難，比先前持重，明知敵人不戰而退，必有用意。現時處地，頗為危

險，眼看著這麼多的猩猩，憑自己一人，怎能護著退走？即使倖倖逃出谷去，猩猩身輕矯健，長於縱躍，還可令牠自己覓地潛藏。惟獨那些馬熊，俱是龐然大物，又蠢又重，走起路來，蹄聲震動山岳，最易為人追蹤覺查。妖屍厲害，和那些猩猩在一起，豈非給敵人一個絕好的標記？如果救出谷去，就丟在手不管，牠們仍是一樣，要葬送妖人之手，何必多此一舉？

聞言好生遲疑不決，祇顧在鵬背上沈思。那些猩猩竟一齊延頸哀鳴起來，袁星更是不住垂淚哀告，英瓊不由動了惻隱之心，暗想：「東上原有藉助牠們之言，且做到那裡再說。」想罷，將神鵬降低飛行，命袁星手舞雙劍，在前領路，自己在鵬背上壓隊護送。

那谷甚是幽僻曲折，連穿過了兩個巖洞，才得出險。且喜後面始終無人追趕，那些猩猩、馬熊，想都被人嚇破了膽；出谷以後，祇顧隨著袁星攀援縱躍，穿林過嶺，飛也似的往前奔跑，頭都不回。祇攪得崖土滾滾飛揚，蹄聲動地。

英瓊駕鵬，橫翼低飛，督率這些威猛無匹的戰隊，宛然中軍主將。鐵羽凌虛，英華絕世；寒虹在手，翠袖臨風，顧盼自豪。也不知經過了多少峻嶺崇岡、幽巖大壑，前路欲盡，忽見袁星領著猩猩，竟往一個密林之中穿去。林後碧嶂摩空，壁立萬丈，彷彿無路可通。神鵬已停飛不前，英瓊暗罵：「袁星蠢東西，適才經過許多隱僻之處，卻不藏躲，我當你有什麼好所在，卻跑到這樹林以內，人家就尋不見麼？」

正要呼喚袁星進前來問，祇見密林中一陣騷動過去，樹梢青葉起伏，宛如碧浪。耳聽獸蹄踏在殘葉上面，沙沙作響；與枝幹摩擦蕭蕭雜雜之聲，潮成一片。頃刻之間，風息樹靜，所有

猩猩都沒了踪影。英瓊心中奇怪，嬌叱得一聲：「袁星何往？」身早離了鵬背，飛身穿林而入。密林盡頭，便是適才在外面所見峭壁；一片渾成，並無洞穴，猩猩一個不在。猛見袁星從一個藤蘿掩覆的巖縫中，鑽了出來。英瓊喝問：「這裡是什麼所在？那些猩猩何往？他們既受妖屍之害，可知那妖穴在什麼地方麼？」

袁星答道：「這裡是個巖孔，裡面有一凹崖，甚是廣大僻靜。自從那年袁星因採果子發見，還從沒有人來過。今日因為事在緊急，北山在近，雖有幾處地方，都被那兩個鬼小孩搜遍，難以藏身，所以才帶了牠們來此潛伏。那妖屍巢穴，便是昔日主人斬完山魃所居的山洞。昨日主人走後，牠們已對袁星說了詳細；連主人昔日命牠們留神尋找的寶貝，也被妖屍得去。說起來話長，妖屍向來不出洞；那兩個鬼小孩，卻要防他跟蹤尋來。待袁星去和鋼羽囑咐兩句，請他在妖穴附近空中巡視防備，再請主人到巖裡去細說如何？」

英瓊聞言，點了點頭。袁星便去囑咐好了神鵬，回至巖前，將危巖根際一盤百數年古藤揭起，請英瓊入內。英瓊見那入口處，是一個四五尺方圓的一個洞穴，黑影中彷彿祇有兩丈四五尺深，便到了盡頭，堆上盡是苔繡，觸手溼潤。山石錯落高下，甚是難行，不似有多大容積。入內走不兩步，袁星已將封洞古藤還原，越過英瓊前頭領路。走離盡頭，還有三四尺光景，忽然回身，又走兩步，往下一沈，便即不見。

英瓊近前一看，袁星降身之處，乃是一塊突出的大石。如從地面上看過去，舉步便到了盡頭；須由石上越過，回轉身來，才看出那石根處，還有一個三尺大小孔洞通到下面。洞並不直，